

吳趸人 諛藥辨

郭長海 郭建鵬

一、

1910年9月，近代小說名家吳趸人一病不起，不久，遽爾謝世。親朋好友在哀悼之餘，紛紛撰文回憶吳趸人生前的事跡，以至懷念之情。但也有別有用心的人，蒐刮鷄毛蒜皮之小事，極盡冷嘲熱諷之能事，來指責吳趸人之過失。其中有一位化名婁西任庸子的人，在某個小報上撰寫了一幅對聯，含沙射影地對吳趸人進行了攻擊。對聯曰：

百戰文壇真福將

十年前死是完人*1

意者，所指吳趸人為“非完人”，是因為吳趸人在死前一年，為上海灘藥商黃楚九的艾羅補腦汁所作的文字廣告，名為《還我魂靈記》。任庸子的文章發表之後，竟有逐臭之夫隨聲附和，一位署名滌庵的人竟然說任庸子的對聯是：“評說確切，蓋棺論定，趸人有知，當亦伏首矣”。

名人死后，有無恥之徒往其名上澆臟水，這是常有的事，本不足為怪。但是，一人呼，二人應，這就不那麼簡單了。所以，吳趸人的朋友周桂笙看到這二人的文章后，立即寫了一則短評，在《天鐸報》上發表，以作回擊。周桂笙在文中說：

不可言而與之言，失言；先生為市儈作《還我魂靈記》，猶是失言之過；所作應酬文字，類此者不知凡幾！殆亦文人通病，焉得以咎趸人？是《記》別關？

蹊徑，惜天不永年，遂使此藥與斯文同朽，與先生何憾焉！同時，日報主筆如病鴛、云水、玉聲諸君，且受庸藥肆劇場，專事歌頌，則又何說？古之人有為文諛墓以致重金者，今人獨不可以諛藥耶！*2

周桂笙這段文字，是為吳趼人作的弁解，也是對任庸子、滌庵二人的文章進行了反擊：“餘知趼人最稔，不得不寫其真，以告滌庵、任庸子！”

按說，周桂笙的反駁是最有力的，可以說，為吳趼人諛藥問題作了最清楚的剖白。這件事過了一段時間，自然就無聲無息的沈寂下去。不料時間過去了一個世紀后的今天，沈渣再次泛起浮沫，有人在談到古代作家之死的時候，再次提起吳趼人不能算完人，原因就是為商人作商業廣告，助其售藥，有諛藥之嫌，所以不得稱為完人。

這真是唐突古人，令人哭笑不得！

為了說明白真段歷史真相，我們還是先用周桂笙的駁論作為本文的論述基礎。

二、

周桂笙在文章中說：“古之人有為文諛墓以致重金者”。這是指唐代大文學家韓文公韓愈。韓愈應時人之請，為其死去的親屬撰寫墓碑上的文字，即后世所稱的墓志銘。韓愈與這些逝去的人並不相識，也不瞭解他們生前的事蹟，只能按其親友提供的材料去撰寫；死者家屬為答謝為其撰文，便致以重金。當時就有人稱之為諛墓之金。韓愈為那些死者寫的頌揚其政績的文章也被稱為諛墓之文。據《李義山文集》卷四引“劉乂”一條中說：“后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持（韓）愈金數斤去，曰：‘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與阿諛墓中死人得金相並提，稱讚藥商的藥，便順稱之為諛藥。

但諛藥畢竟與諛墓有些不同，諛墓是為了墓中死人多說些好話而得多金，而諛藥則多少能使人受點恩惠。這裏和古代一則著名的醫林故事大有關係。據《神仙傳》記載：三國時吳國名醫董奉隱居匡山，為人治病，而不收錢。但使重病者病愈后，得栽杏五株於山下，輕者一株。積年之久，活人無數，山下一片杏樹，蔚然成林。后世指醫術高明的醫生即為“杏林春滿”或“譽滿杏林”。醫生看病，當然和用藥有關，因此，頌醫，必然帶着頌藥。這是完全可以瞭解的。

所以，周桂笙在文中說：“古之人有為文諛墓以致重金者，今人獨不可以諛藥耶！”這句話是完全有道理的。

從吳趸人自身來看，他是不是單純的爲了得重金而談藥呢？不是！

第一，他本身確實有病。他在《還我魂靈記》裏是這樣說的：

吾生而精神壯足，未弱冠，即出與海內士大夫周旋。歷壯，處境艱窘，僅以筆墨謀生活。嘔心吐血者十餘年，積久而精神漸困，昔之下筆洋洋焉者，浸假而文思苦澁；昔之終日不見勞者，寢假而少動即疲。質諸醫者，謂宜節勞。顧勞者吾衣食之本也。曰節勞，寢是猶節吾衣食耳！勞不可節，而困頓愈甚；困頓愈甚，而精神愈短少，是精神將離吾軀殼以去矣！將成一雖生猶死之人矣！*3

看起來，吳趸人確實是有病，而且還病的不輕。但總體來看，他得的是精神衰弱之類的病，是不難於調理的。

近與老友黃磋玖告以所苦，磋玖曰：“吾有艾羅補腦汁，君姑試之！”貽我數瓶。服之，覺其甘如飴。不知其有效否也，姑服之云爾……服久之，不知其效所在，猶以爲無效也。然而文思不澁矣，勞久不倦矣。以視往昔之精神，且有加焉。顧所用藥猶未盡也。噫，異矣！……吾唯知其效如由冬入春，日就和煦而人不自覺，如以舟渡水，舟漸近岸，而人亦不自覺而已！……今而后，還我魂靈矣，謂非“補腦”之功，得乎！作《還我魂靈記》。*4

吳趸人服用“艾羅補腦汁”一段時間后，果然病漸少，腦漸清，精神漸活潑。這說明，藥還是有效的。以今日簡單的藥理度之，“艾羅補腦汁”裏大約是加了些鎮靜劑，具有穩定情緒，緩解神經的作用，所以吳趸人的病好了。治好了病，當然要感謝醫生了。吳趸人便寫了一篇文章來稱贊“艾羅補腦汁”的療效。

第二，黃磋玖在送給吳趸人“艾羅補腦汁”的時候，並沒有說“藥若有效，或治好了病，要寫文章向人推薦，以作回報”的話。而吳趸人是在自己的病治好了以后，主動地寫了篇文章，來記敘整個服藥的過程的。文章完全從自身的病情、病中的體會、病愈后的變化寫起的，沒有誇大的言辭，沒有吹捧的虛事。平實寫來，如敘家常。而且完全是個人的口吻，沒有爲商人作傳聲筒，應當說，這是可取的。

第三，吳趸人寫完文章后，並不是立即給別人看，也沒有想在報上刊登，更沒有想爲其作廣告，只是爲了“自娛”。而后他抄了一份，送給了黃磋玖，並附信一則：

楚九仁兄大人閣下：

承賜艾羅補腦汁六瓶，僅盡其五而精神竟已復舊。弟猶不自覺也，家人自旁觀察得之，深以為慶幸。然後弟自為審度，良然良然。取效於不知不覺之間，是此藥長處。因撰《還我靈魂記》一篇以自娛，錄以呈政。弟意不必以之發表登報，蓋吾輩交遊有日，發表之，人輒疑為標榜耳！

匆草奉布，惟照不宣。

弟吳沃堯頓首*5

至於後來黃磋玖違背了吳珩人的意願，把《還我魂靈記》這篇文章拿到上海各大報社發表，當然有他自己的打算。並且在發表《還我魂靈記》文章的后面也有附言：

本藥房謹按：

吳珩人君為粵東名士，作海上寓公。頻年在虹口辦理廣志學堂，與敝藥房總經理黃君朝夕把晤。近患精神衰弱之病，因以艾羅補腦汁為贈，果幸克奏奇效。吳君貽書，並以所著之《還我靈魂記》及近日所攝肖影致謝；囑勿登報，以避標榜。惟念吳君，文章經濟，卓絕一時，斯世仰望風采及欽慕其著述之人，不知凡幾，何敢深祕。因重違其意，錄付各報，俾讀其文且如見其人，未始非藝林佳話也。標榜云乎？爰附志數語如右。

上海中法大藥房啓*6

這簡短的幾句話，不僅為自己推卸了違背吳珩人意願的干系，而且達到了為“艾羅補腦汁”作宣傳廣告的目的，可見商人的精明之處。黃磋玖受利了，可吳珩人却蒙受了不白之冤，長達百年。

三、

周桂笙在《短評》裏還說了這樣的話：

所作應酬文字，類此者不知凡幾！殆亦文人通病，焉得以咎珩人？……同時，日報主筆如病鴛、雲水、玉聲諸君，且受庸藥肆劇場，專事歌頌，則又何說？*7

如果說“所作應酬文字，類此者不知凡幾！”指的是吳趼人，則此話未免誇大。查吳趼人所作文章中，與談藥有關者，倒還有一篇，即作於1897年的《食品小識》，是為滬上商品燕窩糖精作介紹的文章，其中說：

夜將半，覺餒甚。檢點行篋，得華興公司燕窩糖精一匣。姑試嘗之，覺甜沁心脾，食片許，藉以代茶而已。食后，雖覺未飽，而殊不知飢。猶未以為異也。晨起，食驟進；午后，再進之，習以為常。數日后，隨友人遊虎丘，往返步行，凡三十裏，殊不覺倦。於是始知此糖之益，決意常服。^{*8}

這也是一篇介紹商品的文章，即商品廣告。吳趼人只是寫自己吃后的感受，人讀之后，並未感到他在刻意為燕窩糖精作廣告，反而增加了此商品的可信度。這兩篇文章的寫作時間，前后相隔不到10年，看起來，吳趼人並不是受任何人的邀請而隨意的作廣告生意。至於周桂笙文中后面的話，所舉更都是事實。當時為藥商作廣告的人，不僅周病鴛、孫玉聲等報界名人，例如《官場現形記》的作者李伯元也曾作過類似的廣告，這在魏紹昌先生編的《李伯元研究資料》裏就收有一篇《惠濟大藥房 攝生金鑑 跋》的文章，就是為醫生洪錫九所著《攝生金鑑》一書所作的廣告文字。後來李伯元、惜秋生、海上漱石生等人也都為“艾羅補腦汁”寫過一篇廣告性的文章，名為《說腦》，內容大致和吳趼人的文章相同^{*9}。其實寫這樣的文章算不上什麼奇恥大辱，更不值得如任庸子那樣大驚小怪，好象名作家寫幾篇廣告文字，便像晚節不保似的，成不了“完人”。

以上海一地來看，有好多人為醫、為藥作過廣告文字，其中既有政界要人、官場大員，也有騷人墨客、作家名流、報紙主筆。他們的親朋好友中不乏有商人，面對朋友的請求，怎好推辭，這也是情理中的事，不能算做了件趼人現眼的勾當。總計起來，在上海一地民國前的二十餘年間，大約有三次大規模的頌藥活動：

第一次是在1895年至1900年前后，由華興公司制成的燕窩糖精上市。在商品出售的同時，該公司在各大報紙上廣為宣傳。定題目，設詩欄，征文稿，出專集，最后由新安江獨釣客孫端編成一本專集。此專集共收錄了一百多位名人寫的贊詩頌詞，文章書信，散曲小令，應有盡有。不少名家都被納入其中。如《申報》、《新聞報》的主筆霧裏看花客錢昕伯、夢曉詞人黃協塤、隨園后人袁祖志等。

第二次，大約在1900年至1910年間。在商場上出現了中法大藥房的艾羅補腦汁。如同上次一樣，不少社會名流被卷如其中。像本文說引述的吳趼人、李伯元、周病鴛、

惜秋生等人。據說後來也做效華興公司，聘請某文人編了專集行世。

第三次，是在1910年到1912年，這次推上商品市場的是五洲大藥房的自來血。當時報上又出現了一次諛藥的高潮。除了社會名流寫的文章外，又多了一些從日本回來的留學生，他們也寫了些推薦的文章。事後，似乎未見專集面世。可能是受當時時局的影響，作不了局而已。

諛藥的文字既然這樣廣泛、持久，那麼，從眾多的諛藥文人中摘出一人，指責其不該寫此類文字，這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所以周桂笙說：“那麼多人都寫了此類文字，專事歌頌，則又何說！”

四、

未了，再說幾句題外話。

其實，那位署名任庸子的人，對吳趼人的生平事業並不是很瞭解。就是後來那位捧任庸子臭腳的滌庵也未必就瞭解吳趼人的事跡和著述事業。讓我們再回頭看任庸子的那幅對聯：

百戰文壇真福將
十年前死是完人

上聯是贊揚吳趼人一生的創作業績，這倒勉強說得過去，但什麼叫“真福將”？這有點說不過去了。下聯說“十年前死是完人”就謬之千裏了。

吳趼人自己說，他的創作始於1903年：“始學為章回小說，計自癸卯始業，以迄於今，垂七年矣！”^{*10}而吳趼人死於1910年，倒數十年，為1900年，那時的吳趼人還沒有小說行世，更沒有成名，按任庸子的話，如果那時候死了，是“完人”。吳趼人有什麼業績可言呢，怎麼能稱的上“完人”呢？可見任庸子對吳趼人的瞭解只是皮毛而已。

有一本名叫《海上名妓四大金剛奇書》的小說，據說是吳趼人所著（但吳趼人自己沒有說過）。就算是這樣，寫了那麼一本《海上名妓四大金剛奇書》，就可以稱的上是“百戰文壇”？就可以說是“福將”？有了它就成為“完人”呢？這簡直是胡鬧！

別人寫了一些廣告性的文字，任庸子裝作不見，偏偏揪住吳趼人不放，上面贊揚

說吳趼人是“福將”，下面諷刺說吳趼人不是“完人”。除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外，還有什麼呢？

可笑的並不僅僅是任庸子之流。最近幾年，競有人昧於事實說話，說什麼，吳趼人爲藥商作廣告，引起廣大讀者的不滿，紛紛投書報紙，對他進行批評，也說他“十年前死是完人”！這完全是不瞭解事實。那時的讀者，並不如今天這樣，動不動就給報紙寫信。倒是今天這位作者，憑藉今天的經驗去揣度古人，與任庸子站到了一起，對吳趼人的生平與創作做了歪曲的描述。這也就是我們在事隔百年后還不得已而而言之命意所在。

☐

【注釋】

- 1) 轉引自《滌庵叢話》，《吳趼人研究資料》第16頁。
- 2) 《新庵筆記》，轉引自《吳趼人研究資料》第16-17頁。
- 3) 吳趼人《還我魂靈記》，《吳趼人研究資料》第331頁。
- 4) 同上。
- 5) 《吳趼人研究資料》第332頁。
- 6) 同上。
- 7) 周桂笙《新庵筆記》，《吳趼人研究資料》第17頁。
- 8) 見《我佛山人和燕窩糖精》一文，陳無我：《老上海三十年見聞錄》。
- 9) 李伯元、惜秋生、海上漱石生的詩文將另行發表。
- 10) 吳趼人《最近社會齷齪史·自序》，《吳趼人研究資料》第194頁。

(GUO Changhai)

(GUO Jianpeng)